

北史

第二函  
正十冊

蘇氏知書

PDG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獻

清河王岳

子勣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兄子武  
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諡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爲王配享神武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

叡讀孝經至資于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爲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柱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臥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嘔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爲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爲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爲良牧六年詔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朱欽道以叡昌熱遣倍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

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營伍强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爲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尙書省分理眾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于鄴拜尙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尙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

軍進止竝令取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  
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  
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氊以度胡馬寒瘦  
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  
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爲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  
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  
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於是以歡爲能加尙書令封宣  
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爲和士開所構歡久典朝  
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換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  
成崩葬後數日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  
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  
留過百日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歡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

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于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于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錄尙書事諡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

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卦大有占者曰  
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  
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  
都神武見之大悅及戰于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  
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  
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  
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  
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  
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  
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  
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  
綏邊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擁

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  
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  
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  
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西魏出岳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  
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眞定縣男文  
襄以爲己功故賞典不弘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  
尙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爲西  
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  
略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  
長社及出隨陸竝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  
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  
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爲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

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鳩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輜輶車謚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反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

勣

勣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

州刺史歷祠部尙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  
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爲副遷侍中尙書右僕射及後主爲  
周師所敗勸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幸勸將斬  
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  
得如此勸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  
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勸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累悉置  
三臺上脇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  
從遂棄鄴東遷勸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  
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爲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  
爲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白愛勸  
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旣蒙獲宥已多優幸況濫叨  
名級致速官謗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

敬鬼神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  
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  
氏數年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祆寔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  
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祆訛人神怨  
憤怪異荐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蕃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讎  
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驚怯  
請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  
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  
段時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  
崇威惠人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  
勸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亾戶口坐免卒于  
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

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于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啟神武神武封啟以示永

樂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尙書  
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  
封修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驪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  
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  
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等  
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  
叛亾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  
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  
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

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啟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  
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  
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  
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  
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狄  
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  
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  
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  
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城小字步  
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言北  
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  
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

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筭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散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藩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

覲上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尙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